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二十

八七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陳賓

欽定四庫全書

類說目錄

卷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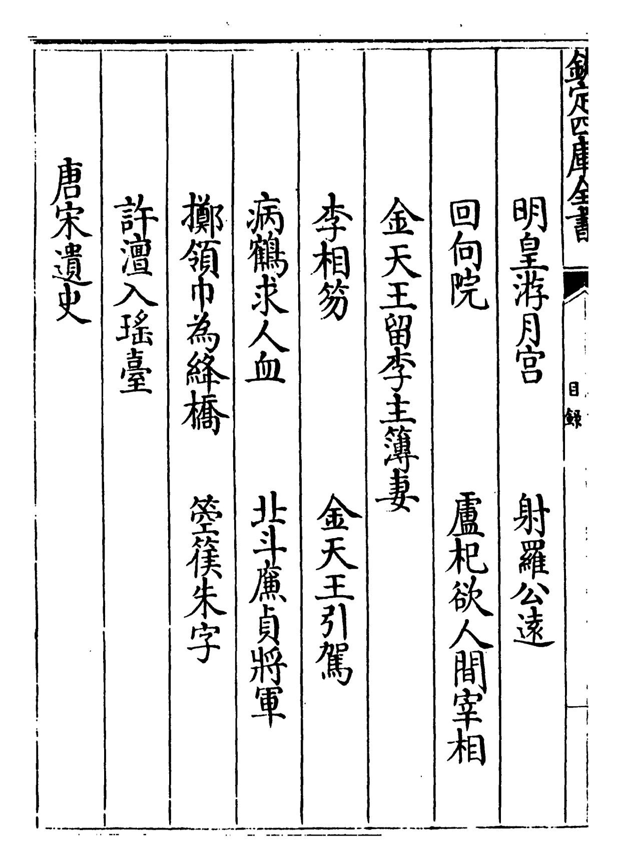
兔史

判狀敕免　尉遲敬德錢

五般餛飩　兩盤餻糜

五十年天子　巨蛇食藤花

青衣捧香爐　紫素元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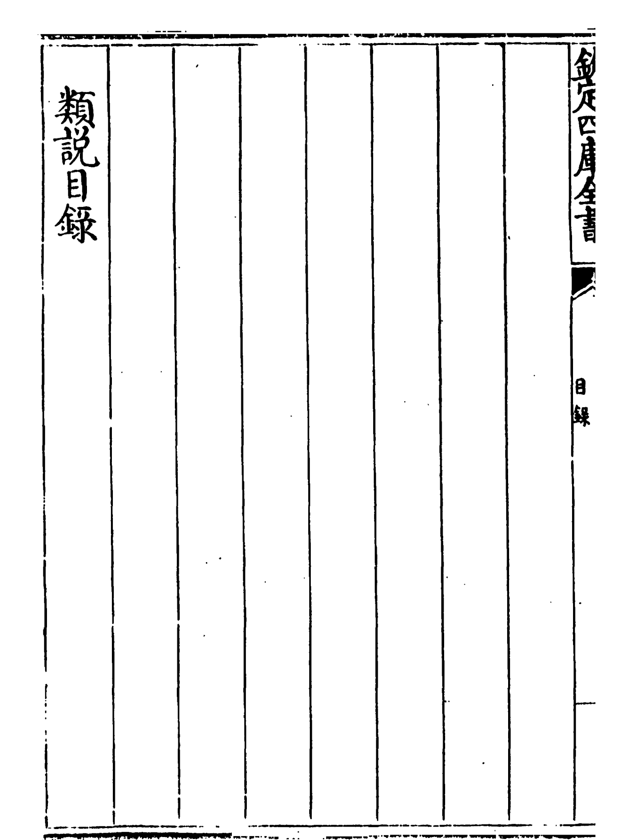
史遺

梵志　郗駱駝

奉誠園　善哭

孤兒歌　以妾為妻

乳母犯法



類說目錄

類說卷二十七

宋 曾慥 編

逸史

判狀赦死

桑道茂初為供奉李晟為神策小將道茂曰足下即貴某後數年性命當在公手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見侮耳道茂懷中取一紙文書具官銜姓名云所犯罪愆乃是逼迫伏乞恩慈則命全矣晟笑曰遣某道

何如道茂云乞准狀特放晟為書之後朱泚反道茂復舊職晟救京城收逆徒數百人置旗下就戮道茂大呼曰某有狀取視之乃昔年所書也晟驚悟釋放以為上客

尉遲敬德錢

隋末太原一書生苦貧所居與沒官庫相隣潛作地道入庫有錢數萬緡俄見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但取尉遲敬德帖来此是伊錢書生訪求至鐵冶處有

尉遲敬德者袒露蓬首鍛煉之次書生拜曰某貧困足下富貴乞錢五百貫尉遲怒曰某打鐵漢安得富貴生曰但賜一帖他日公自知之尉遲不得已書曰付某錢五百貫生拜謝而去復至庫中金甲人笑曰是也令繫于梁上高處遣生取錢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勅賜鄉里一庫物遂得此錢據元簿欠五百貫罪主者忽于梁上得帖子乃打鐵時所書也

五般餛飩

李宗回與客入關云吾能知人飲饌因正旦日將謁華陰縣令客曰明日與公各飲椒䓗酒一杯食五般餛飩不得喫飯明日見令曰二公衝寒且速暖兩杯酒来仍著䓗椒良久女奴與令耳語令曰總煮来謂二客曰某小女嘗言不令我幹家事某作惱遣渠校歲節飲食適云五般餛飩煮何者某令總煮来二客飡盡忽報勑使到縣令驚忙揖客去竟不得飯

兩盤餻糜

明皇時有術士判人食物一一先定李栖筠曰明日某食何物曰大夫合食兩盤糕糜二十椀橘皮湯平明有勅詔對上以金盤盛新糯米糕糜賜之栖筠對御不敢不盡帝大喜曰卿飡甚美更賜一盤又盡既歸病霍亂諸物皆絕口飲橘皮湯滿二十椀方愈

五十年天子

明皇潛龍時見僧萬廻曰五十年天子願自愛五十年天子以後果有祿山之禍

巨蛇食藤花

明皇微時至洛陽幸崔日知宅崔設饌未熟明皇因寢庭前一架藤花初開日知見巨蛇食藤花逡巡不見明皇覺曰飢甚夢中食藤花甚飽日知方知他日啓聖之驗也

二青衣捧香爐

安禄山謂術士曰我對天子亦不恐懼唯見李相公則悚懐術士曰公有陰兵數百人銅頭鐵額常在左

右何畏李公乎禄山因宴宰相令術士窺之驚曰吾初見報相公来有雙鬟二青衣捧香爐先入僕射侍衛銅頭鐵額數百穿屋踰垣而走某不知其故當是仙官謫在人間耳

紫素元君

有任生者隠居嵩山一夕美女至留詩曰我名籍上清謫居游五岳以君無俗累来勸神仙學生堅拒不納後三日至曰僕非精魅名列上仙宜數與君合為

配偶又贈詩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竟何如生竟不對女又曰阮郎迷不悟何以仲情愫明月海上春絲舟却歸去後數月生病卒為吏所追道遇旌幢擁翠輦中一女子笑曰是嵩山讀書薄命漢耶取吏所持文字視曰今既相遇不能無情索筆判云吏與三年生再拜吏謂曰此乃紫素元君仙官之最貴者吏送回乃活後三年卒

明皇游月宮

羅公遠中秋侍明皇宫中翫月曰陛下要至月宫否以拄杖向空擲之化為銀橋與帝升橋寒氣侵人遂至大城曰此月宫也見女仙數百素練霓裳舞于廣庭上問曲名曰霓裳羽衣也上記其音調歸作霓裳羽衣曲

射羅公遠

明皇欲傳隱形之術公遠秘之恐其游幸放恣上怒選善射者伏于壁召公遠與語衆矢俱發乃死上令

瘞于宫中月餘中使自蜀回云臣今至洛谷見公遠令臣附起居専于成都望車駕上驚令開棺唯見一草鞋有箭孔數十後上幸蜀有稱維公延来謁名之不見維公延即羅公遠上悔久之

迴向院

明皇夢人持手巾五百條袈裟五百領于終南山迴向院布施乃下詔訪尋有狂僧自言知其處實不知也遂將夢中所施入終南山中雲間有朱柱白壁玲

瓏如畫見一院有額乃廻向院也狂僧入院聞鐘磬禮佛之音見一老僧乃曰皇帝差來施手巾袈裟其中有一胡僧狀貌可畏老僧曰胡僧權代汝主中國大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空房是汝主房也汝主昔在院時愛吹尺八謫在人間今已限滿當歸可持尺八付之狂僧出門雲霧四合見上具述本末上持尺八吹之知是先所習者後十年有安祿山之禍盧杞欲人間宰相

會昌元年盧杞為客遭風漂至大山見一道士曰此蓬萊山頃之風雲忽起騰上碧霄有麻婆手攜一葫蘆杞因問曰此去洛陽多少曰八萬里良久葫蘆上見樓閣以水精為牆女子居殿中從女數百麻婆立於諸衛之下女命杞坐具酒饌曰郎君今于三事取一上者留此宮壽與天畢次為地仙時得至此下為人間宰相杞曰處此為上願女子喜曰此水精宮也某為太陰夫人仙格已高郎君便是白日上昇必為

牋奏上帝少頃朱衣使者宣帝命曰盧杞欲水精宮住否欲人間宰相否杞大呼曰人間宰相朱衣奏出太陰夫人失色令麻婆速回推入葫蘆却至舊居塵榻儼然葫蘆與麻婆俱不復見

金天王留李主簿妻

李主簿者新婚過金天王廟攜其妻謁之妻仆地氣絶適遇葉仙師過往告之仙師以墨書符噀之聲如旋風良久無耗又作符其聲如雷亦無耗師怒取朱

為符叱咤噴水聲如霹靂少頃李妻乃蘇云初拜金天王時像云好夫人留取左右擁歸院三日會客聞敲門聲王曰趕却逡巡門外閙甚有附耳告王曰且發遣俄有赤龍飛入正拍王喉王連聲曰放去乃第三符也是知神靈廟女子不可入

李相𥮜

李恭軍善相𥮜人呼李相𥮜相陸尊𥮜曰評事郎君見劉遵曰某且無兒某月有妊遵先有一歌妓

在外處果生一子

金天王引駕

明皇親享西岳禮畢東行出廟門巫者奏曰金天王帶甲持戈步行引駕詔擇駿馬壯士為御巫賛曰金天王拜謝行數里馬汗不可進凡十易馬至闕而止

巫云金天王辭廻

病鶴求人血

李相公游嵩山聞呻吟之聲在荒草間視之乃一病

鶴云我為仙有厄為樵者見傷脚損須得人血數合能愈君有仙骨故能推托世間人少公且非人乃拔一眼睫曰持此照之即知矣李公中路自視之乃馬頭也至洛陽所遇悉非全人或犬彘驢馬之類有一老翁照之是人公具以告翁揎臂出血公復往鶴所濡傷處鶴謝曰公即為宰相後當上昇相見匪遥鶴冲天而去李公後果為相

北斗廉貞將軍

裴令公少時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將軍宜祭以清酒當為助裴自此不懈及為相事繁乃遺忘後有巫女云廉貞將軍遣某傳語太無情都不相知也將軍怒甚相公何不謝之公乃沐浴祭奠見一人金甲持朱戈長三丈餘向北而立公驚悚自此復尊奉也

擲領巾為絳橋

有崔生者游青城山下洞見金城絳闕仙翁羽衣霞帔留生酒食以女妻之取青囊内藥兩丸令服之每

朔望乘鶴上朝蕊宫歳餘生請歸得隱形符乃潛游宫禁上令羅公逺作法照之殿後果得崔生上令笞死公逺曰此人已居上界殺之非國家之福上遣兵仗送至青城洞口果見金城絳闕生妻擲一領巾化為五色絳橋令生渡橋隨步旋滅須臾雲霧四合但聞鸞鶴笙歌之聲

箜篌朱字

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邀詣其居曰求得一

妓善箜篌令侍飲箜篌上有朱字曰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後取陸長源女乃所見于盧家者果善箜篌朱字宛然李生具說舊事女曰往嘗夢為仙官所追如生所言

許澶入瑶臺

許澶者暴卒三日復生或問其所之乃誦詩曰曉入瑶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

金蓮燭

宣宗將命令狐綯為相前數日夜召入禁中以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吏望之以為駕幸時以為榮

七歲能詩

吳人范𣝔處士有子七歲能詩贈隱居者云掃葉隨風便澆花趂日陰處士方干日此必垂名又作夏日詩云閒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干曰惜乎不壽未幾

果卒

南楚材妻詩

進士南楚材始娶薛氏後游頴川欲婚貴族遣僕取琴書示無歸意薛氏善畫而能詩知楚材欲見絶乃自圖其形題詩寄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看已驚顔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雖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觀楚材得詩大慚

手印屏風

明皇所幸美人王氏數夢人名飲密會具言于上上曰必術士所為汝若再往以物誌之其夕夢中又往因就硯中濡手印屏風上既寤以告帝潛索于外果于東明觀中得其手紋而道士已遁矣

賦詩得妓

韋應物為蘇守嘗赴杜鴻漸宴醉歸宿傳舍既醒見二妓在側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矣因遣某等來詩曰髙髻雲鬟宫様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

慣渾閒事斷盡蘇州刺史腸

送別兄弟詩

如意中有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名見令賦送別兄弟詩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歸

玉簫之約

韋臯未仕時寓姜使君門館待之甚厚贈小青衣曰玉簫美而豔凡數年臯歸覲與玉簫約七年復來

以玉指環贈之臯愆期不至玉簫歎曰韋家郎不來

矣絶食而卒後臯鎮蜀因誕日東川盧尚書獻歌妓

為壽名玉簫遽呼視之宛然舊人中指有玉環隱起

焉

侯門深似海

崔郊之姑有婢甚美郊嘗私之未幾婢出再入于頔

家郊因寒食出游于車中見之立馬徘徊相顧為詩

寄贈云公子王孫逐後塵緑珠垂淚裛羅巾侯門

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頔見詩以婢贈郊

渠伊錢

張崇帥盧州多不法士民苦之一日入覲邦人幸其改任相謂渠伊必不復來矣崇歸聞其語乃計口率渠伊錢明年再入覲盛傳再罷府人不敢顯言以崇多鬚皆捋其鬚為慶崇歸又率捋鬚錢

僧敲月下門

賈島苦吟赴舉至京師得句云鳥宿池邉樹僧敲月

下門又欲改敲為推騎驢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勢不覺衝京尹韓退之節左右擁之至具述其事退之笑曰作敲字佳乃命乗驢並轡哦詩久之而去

衣錦將軍

錢鏐安仁里中有大木鏐幼時戲其下後為吳越國王宴父老山林皆覆錦名其木曰衣錦將軍

麻衣和尚

周太祖時有麻衣和尚望氣李守貞叛河中周祖親

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居城下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周世宗與太祖太宗同行

釜中龍

南唐時有倉頭持龍水圖求售或得之將練以為服忽釜中雲蒸起見二龍騰躍穿壁而去

龍興寺

汴都舊有龍興寺周世宗廢為倉國初寺僧屢訴求復為寺太宗怒其煩凟遣使持劒誅之且曰懼即斬

不懼再奏僧臨刑不懼太宗甚喜即日復為寺

鳳翔太平宫

開寳中神降于鳳翔府張氏家其聲如嬰兒有禱必應自言上天尊詔即所居置太平宫嚴奉之以張氏為羽士掌其宫先是張氏居里中無行人或以為言神曰自陜以西三世為男子者惟張氏一人鄉曲縱逸不足為累

抱琴踰垣

真宗祀汾陰登山望林麓中有亭檻乃隱士魏野草
堂遣使召之野方鼓琴教鶴舞聞使者抱琴踰垣
遁去上歎美

南唐野史

歸隱詩

王昜簡拜左拾遺遺辭官歸隱詩曰汨沒朝班愧不
才誰能低折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来
還自来

詠白詩

廖凝十歲作詠白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

孤鴈詩

狄子炎孤鴈詩云更無聲接續人以為讖竟亡兒女終身

二子夭壽

范㮾有子七歲贈隱者詩云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夏日詩云閒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方干云

必不享壽未十歲而卒歐陽彬一子贈田父詩云桑柘殘陽裏兒孫落葉中尋亦夭逝

一字師

張迥少夢五色雲自天而下取一團吞之遂精于詩有寄遠云錦字憑誰達閑庭草又枯夜長燈影滅天遠鴈聲孤蟬鬢彫將盡虬髭白也無幾迴愁不語因看朔方圖僧齊已改為虬髭黑在無迥遂拜為

一字師

聯句

馬希振與雍僧貫假多為聯句希振曰蟻子子銜蟲子子雍曰猫兒兒捉雀兒兒

徐仲雅詩

徐仲雅因文昭王迎四儀夫人賦詩云雲路半開千里日洞門斜掩一天春又作宫詞云内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羅幃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斜搭

玉欄干

白賦赤賦

冠豹謝觀同入崔裔相公門下觀嘗作白賦有曰晚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豹作赤賦云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豹尋辭去觀猶依托祖席多蠅觀曰青蠅被扇扇離席豹舉目見户上白澤圖答云白澤遭釘釘在門

吳猱

吳合靈為道士居南岳俗呼為吳猱好睡經旬不飲食常曰人若要閒即懶如勤謹即不閒

胡蝶詩

王著胡蝶詩云今夜若棲芳草裏為傳消息到王孫

洞庭湖

湖南馬希範入覲莊宗曰湖南省洞庭湖其波無際是乎希範曰陛下南巡此湖不足飲馬

中秋無月詩

前進士高若訥袖所業詣荆見高從誨有中秋無月詩云人間雖不見天外自分明從誨曰此詩雖好將來但恐喪明後如其言又有僧可隆詩曰萬般思後行一失廢前功從誨曰此詩必因事而得隆曰本姓慕容氏與桑維翰同學少負氣多忽之維翰入相某猶在塲屋頻年敗刼皆維翰所挫因削髮為僧其句實感前事

螃蟹賦

嚴續在中書備位而已無學術為朋列所輕江文蔚作螃蟹賦以譏之曰口裏雌黃每失途而相煦胸中兵甲嘗聚衆以横行又云外視多足中無寸腸

韓熙載書

韓熙載舉進士投書李鼎曰釣大鼇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焉用割雞之刀又云腰有劒而袖有鎚口有舌而手有筆

紙窓

郭希聲紙窓詩曰偏宜鮮壁稱閒吟白似溪雲薄似氷不是野人嫌月色免教風弄讀書燈聞蛩詩曰愁殺離家未達人一聲聲到枕前聞苦吟莫向朱門裏滿耳笙歌不聽君

外史檮杌

公子行

蜀王建僭位游龍華禪院名僧貫休口誦近詩時諸王貴戚皆侍坐休欲諷之因誦公子行曰錦衣鮮華

手持鶻鬭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

神箭

蜀王建之子元膺嘗射中錢的翰林學士毛文錫作賦美之元膺曰窮措大畏此神箭否

小民得利便喜

王宗鉥為晉州刺史有海客鬻龍腦邀價倍常宗鉥令持錦被送與客覩之因目從者挈其龍腦餅

去又令牙儈市二妓年各十六其直三十二緡宗鉥納之呼一老娼謂儈曰此年已五十直五十千償二妓外尚餘十八千買布被褥一幅重十斤令于酒房取舊麻繩十五斤償之百姓相視而笑宗鉥曰小民得五斤利便喜吏民列訴謫維州司户

大樞小樞

潘炕與弟峭同掌機衡號大樞小樞炕嬖于美妾解愁姓趙母夢海棠花蕊而生善為僧聲及工小詩蜀

王建至第見之曰朕宫中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臣下賤人不敢以薦于君其實靳之弟峭曰緑珠之禍可不戒也炕曰人生貴于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于心耶

設無遮會

弘農郡王晉暉初與建為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川設無遮會可同往否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

囹圄冤氣

同州掘地得一物重八十餘斤劉源曰此囹圄之地冤氣所結

水調銀漢曲

建子行即位泛舟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繡自製水調銀漢曲郡人何康女有美色將嫁行取之賜其夫家百縑其夫一慟而卒

古鏡

宗壽定之族子得一古鐵鏡下有篆文十二字忽照見一青衣小兒坐酒樓上令人訪之青衣隨至曰吾失此百年矣此神物也終當化去不若還我宗壽出而與之青衣剖腹納鏡而去

王一来去

衍禁百姓不得戴小帽衍好私行往往宿娼家飲酒樓索筆題曰王一来去恐人識之故令民間俱戴大帽

鷄刀斬狗

張雲為補闕立朝謇諤自比朱雲或曰昔朱雲請斬馬劒斬張禹今尚方只有殺鷄刀卿欲用乎雲曰鷄刀雖小亦可斬羣狗

不幸生三子

張雲性多大言常曰吾不幸生三子一學孫吳用兵一學韓愈為小文一學杜甫吟小詩誠家門不幸所致

紅梔花

蜀孟昶僭位名百官宴芳林園賞梔花其形六出

睡相

徐光溥為相喜論事大為李昊等所嫉光溥後不言每聚議但假寐而已時號睡相

鄭奕歌

曰莫傳讀得五車書莫言文似馬相如不如家有一鎰金一囊珠可以賂相公之子弟結相公之僮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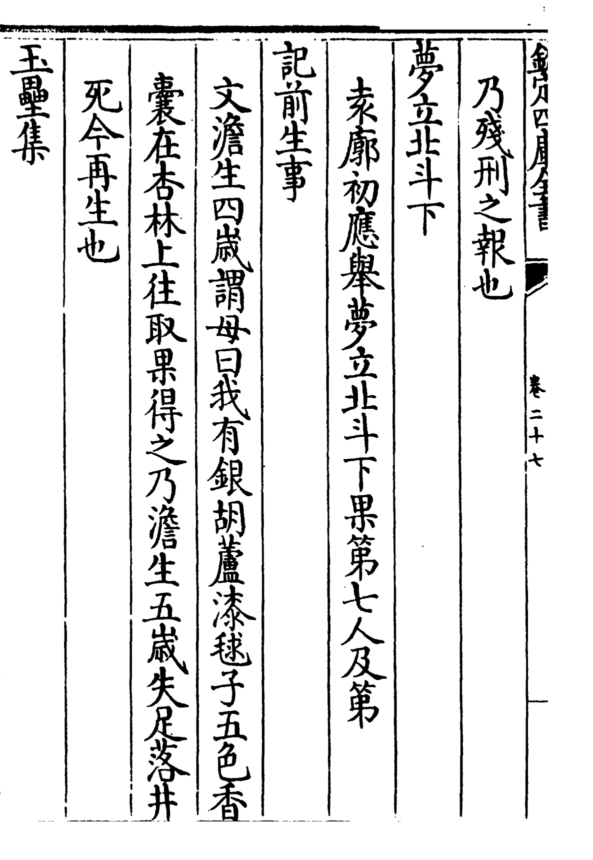
便可朝為屠沽夕乘軒車詞多不備載

學沈謝嘲風詠月

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他學沈謝嘲風詠月汙人行止

一部肉鼓吹

李匡遠性苛急一日不斷刑則慘然不樂嘗聞捶楚之聲曰此吾一部肉鼓吹臨死曰吾平生殺盡僧道以此享壽八十二及葬盜發其墓斷其四支



乃殘刑之報也

夢立北斗下

袁廓初應舉夢立北斗下果第七人及第

記前生事

文澹生四歲謂母曰我有銀胡蘆漆毬子五色香囊在杏林上往取果得之乃澹生五歲失足落井死今再生也

玉壘集

詩僧可朋有詩號玉壘集題洞庭詩曰水涵天影濶

山拔地形高又舊居詩曰傷心盡日有啼鳥獨步殘

春空落花自號醉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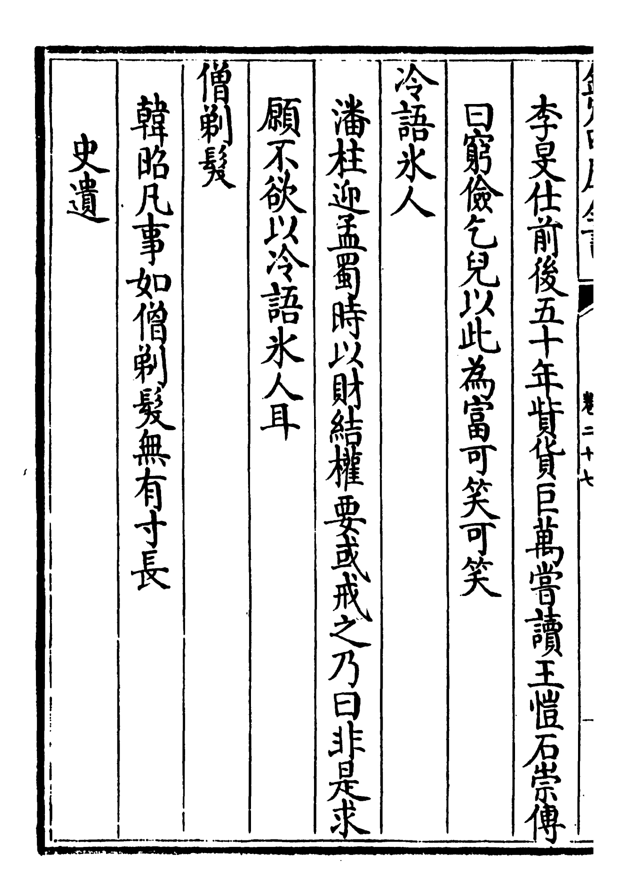
醉髡見上

蟠桃核杯

中書舍人劉光祚進蟠桃核酒杯云得於華山陳

搏

窮儉乞兒



李旻仕前後五十年貲貨巨萬嘗讀王愷石崇傳曰窮儉乞兒以此為富可笑可笑

冷語氷人

潘柱迎孟蜀時以財結權要或戒之乃曰非是求顧不欲以冷語氷人耳

僧剃髮

韓昭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

史遺

失牛

高湝為倉牧有人失黑牛背上有白毛湝乃詐為州縣市牛皮倍酬其直使主認之因獲其賊

崔英

年九歲秦王苻堅問卿讀何書曰孝經堅曰有何義曰在上不驕更問有何義曰上愛下下敬上堅曰卿好去年十七用卿為大夫英曰日月可重見陛下至尊不可再覩士或可用何待後期堅曰勤好學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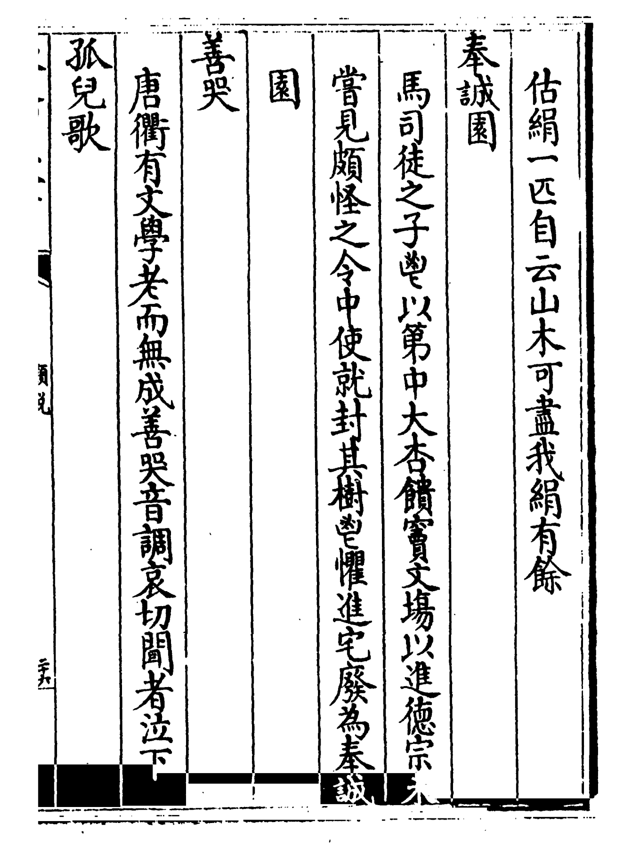
十七必名卿也及期拜為諫議大夫

梵志

王梵志黎陽人王德祖家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癭爛德祖撤其皮見一孩兒𢪛胎而出七歲能語問誰人育我具以實告因名梵天後改曰梵志蓋菩薩示化也

鄒駱駝

鄒鳳熾眉高背曲號駱駝富于財市南山木每樹



估絹一匹自云山木可盡我絹有餘

奉誠園

馬司徒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饋竇文場以進德宗未嘗見頗怪之令中使就封其樹暢懼進宅廢為奉誠園

善哭

唐衢有文學老而無成善哭音調哀切聞者泣下

孤兒歌

崔英少長於外家不齒及長作道旁孤兒歌以諷

外氏

以妾為妻

淮南節度使杜佑先婚梁氏兒女七人梁卒立嬖姬李氏為正嫡封國夫人崔英勸其追封亡妻佑請英為表云以妾為妻曾史所禁又云豈伊身賤之時妻同勤苦官達之後妾享榮封梁遂追封李亦受命終為李氏所怨異日公命食彘肉為李置毒而卒英

前於宛陵太守宥一小將斯人感之以女為托見英

性狂後恐棄背乃請一帖曰索婦不可為妾後果見

背其人執書理之英之辭失

乳母犯法

韓晉公浙西觀察有乳母通求外事公欲殺之密求

顧況營救況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知其守法乳母

先犯之況曰公幼時早起夜卧即要乳母令為侯伯

乳母焉用哉誠宜殺也公遽捨之

類說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類説目録

卷二十八

任氏傳

類說目錄

類説卷二十八

宋 曾慥 編

異聞集

神告録

隋開皇中唐神堯遇一老翁曰公非人臣之相但居丹丘子之後帝曰丹丘為誰翁云與公近籍但公不知耳隠居鄠杜之間凝情物外倘或屑就公後相持於中原當為佐矣帝袖劒請焉將圖之覩其儀貎心

駭神聳先生曰吾久厭濁世幸無見忌帝愕而謝之問其濟世之道訖不對帝悵然而還武德初再訪之其室已空矣

上清傳

竇參月夜步於中庭青衣上清曰庭樹上有人請謹避之參曰陸贄久欲奪吾權位令禍將至乃大呼曰樹上君子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樹上人應聲而下乃縗絰者云家有大喪不辦葬禮

公贈絹千疋線者請出擲絹牆外公從之翌日德宗怒曰卿交通節將蓄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參曰仇家所為耳越月貶郴州繼流驩州沒入家貲詔賜自盡上清隸名掖庭以善應對能煎茶得幸上問汝何從至此上清云本竇參女奴上曰參甚有贓汙前時納官銀器至實上清曰銀物皆是上賜當部錄日妾見州縣希陸贄意刮去銀器上字刻作藩鎮姓名上取器覆視刮處如其言上又問參養俠刺

事對曰悉陸贄陷害為之上怒曰這獠奴我脫却緑衫便與紫衫又嘗喚伊作陸九我任使竇參方稱意須教我枉殺他人及至權入伊手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參罪

神異記

進士包敬伯夜夢二黄衣人以符来名同行道旁入蕪穢破垣中見一老婦語曰吾姓于氏君之表姑也生子崔宣今為郎中不幸戾逆使我三十年在殯骸

櫬暴露今君的合放回當使改卜若以君言為誣則
當上愬天帝加厚誅滅復祈君為我寫金光明經一
部使我承其福力又行至一官府判官云敬伯祿命
未盡本案誤追敬伯因問夭壽貴賤荅曰冥司事秘
法不當洩持簿以手掩紙出兩行云包淑年三十五
釋褐明州奉化縣尉敬伯云未嘗名淑判官曰非誤
也既蘇見于氏子具陳前事終不之信明年其人受
朱泚偽署賊平全家坐極刑後敬伯上封事令金吾

書吏夏淑繕寫其後日月姓名之際淑誤自書其名上住其文宣付宰相日上書人包淑宜予一官遂授明州奉化縣尉乃寫金光明經飯僧以薦于氏

鏡龍記

天寶中揚州進水心鏡青瑩耀目背有盤龍先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有小童曰元冥至鑄所曰老人解造真鏡龍令元冥入鑪所扃閉戶牖三日開戶失龍護元冥所在鏡匠移鑪置船以五月五日揚子江

心鑄之後大旱不雨葉法善祀鏡龍於凝陰殿須臾

雲氣滿殿雨大作

古鏡記

隋御史王度家有寶鏡大業中有胡僧云宅上常有

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但以金烟薰之玉

水洗之又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雖藏泥中不晦矣

蒲陝間瘦甚度令小史張駒持鏡照之諸病者皆

驚起云見一月來相照並愈張駒夢一人珠冠紫

服曰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

韋仙翁

代宗時韋侍御者奉使華山拜黄帝壇至山下邸中見一老父問壇所在老人知之且云姓韋家亦仕宦自述世系乃侍御之高祖行也相與入山老人杖策先行韋鞭馬追之不及至一石室見二老嫗曰爾之祖母祖姑也俱僬髮綴木葉為衣喜曰年代遷變一朝遂見元孫尋與老父上山拜謁壇畢辭歸後

再尋求忘失舊路山下人云此老母三二年一来不知其所居

枕中記

開元中道老吕公經邯鄲道上邸舍中有一少年盧生同止于邸主人方蒸黄粱共待其熟盧不覺長嘆公問之具言生世困厄公取囊中枕以授盧曰枕此當榮遇如願生俯首但覺身入枕穴中遂至其家未幾登歷臺閣出入將相五六十年子孫皆列顯仕榮

盛無比上疏云臣年逾八十位歴三台空負深恩永辭聖代其卒夕盧生欠伸而寤吕翁在旁黄粱尚未熟生謝曰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僕僕先生

自云姓僕名僕於先州樂安縣黄土山凡三十餘年精思餌杏丹開元中乘雲而去明皇改樂安名仙居縣

柳氏述

天寶中韓翃有詩名與富人李生友善以幸姬柳氏與之明年翃擢上第省家於青池歲餘盜覆二京士夫奔駭柳氏以姿豔懼不免乃剪髪於法雲寺時侯希逸為淄青節度請翃為書記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題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氏答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怪年年贈離別一葉

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能折無何蕃將沙吒利初立功知其姿色刼以歸第寵之專房翃從希逸入覲京師至龍首岡見柳氏在輜軿中殆不勝情有虞候許俊曰當為足下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徑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排闥大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遂升堂挾柳氏跨鞍馬逸塵而奔倏忽乃至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翃懼禍訴於希逸以事聞詔朝詔柳氏還翃

汧國夫人傳

李娃長安娼女也天寶中滎陽公一子應舉之長安嘗游東市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巖邃有姬憑青衣而立姿色絶代生停驂徘徊不能去詐墜策于地俟其從者至勑使取之累盼情甚相洽生訊於其友友曰此狹斜女李娃宅其家頗贍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生曰但患不諧百萬何足惜徐往叩門侍兒啓入大呼曰前時遺策郎来也娃整粧而出見一姥即娃母

也目生為郎及旦生盡徙其囊槖家于李氏之第歲
餘資賄僕馬蕩盡姥曰女與郎相知一年矣而無孕
嗣竹林神報應如響薦酹求子可乎生大喜與娃
同詣信宿而返路出宣揚里娃曰自此小曲某姨宅
也引生拜之竹樹芸蔥池館幽絶生曰此姨私第耶
娃笑而不答食頃一人控大宛汗流飛馳至曰姥暴
疾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當令返
乘與郎待来日晚乘不至姨曰郎其往覘之生至舊

宅扃鐍甚密隣人曰姝移居再宿矣生馳赴宣揚欲
詰其姨氏叩扉不應有官者徐出曰此崔尚書宅昨
一婦人税其宅庭院云遲中表遠至者未暮而去生
惶惑因訪舊邸抱疾甚困邸主送之凶肆中稍愈令
執繐帷獲其直以自給哀挽曲盡其妙歌薤露之章
聞者掩耳適生父来京師有老竪見之告其父曰歌
者之貌酷似郎子父曰吾子以多藏為盜所害奚至
是耶竪乃馳往持其袪曰豈非某郎乎道載以歸父

曰志行如此汙辱吾門乃將出至曲江杏園中鞭至數百而斃父棄去其凶師告同黨往瘞焉心下微温經宿而活十旬能起披布裘懸鶉百結持破甌巡閭巷丐食一旦大雪乞食之聲甚苦有一門獨啓左扇即娃之第也娃聞其音連步而出抱其頸以綉袍擁入長慟曰令子至此我之罪也姥怒曰當逐出奈何令至此娃曰此良家子昔驅高車持金蕩盡毋子互設詭計逐之令其失志不齒人倫欺天負人神

鬼不祐今姥年六十顧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
當與此子別卜所諧姥感許之餘數百金税一隙居
與生沐浴先以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往薦
水陸之饌卒歲遂愈如初娃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
可温習藝業以志于學俾夜作晝娃常偶坐二歲而
業大就娃曰未也更一年曰可行矣遂登甲科又應
直言極諫科居第一授成都府參軍娃曰今日之事
復子本體甚不相負矣願歸養姥君當結緇鼎族無

自贖也送子至劒門當回既至劒門生父拜成都府尹浹日父至生投刺謁之父見其祖父官銜大驚慟哭曰吾與爾父子也生具陳本末父問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築別館以處之備六禮以迎之娃婦道甚修後生父母沒持孝甚至有靈芝生于倚廬一莖三秀又有白燕巢其甍生累遷甚顯娃封汧國夫人

洞庭靈姻傳

儀鳳中柳毅下第將歸湘濵至涇陽道左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龍君小女也嫁涇川次子為婢所惑日以厭薄又得罪于舅姑貶黜至此洞庭相遠信耗莫通適聞君將還託寄尺書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曰橘社君擊樹三聲當有應者毅許之因問子牧羊何用女曰非羊也雨工也雷霆之類毅視之飲齕甚異而大小毛角與羊無間毅曰他日歸洞庭幸無相避後至洞庭果有橘樹三擊而止有父來揭水引毅

以進見千門萬户奇花珍木父曰此靈虛殿也白壁柱青玉牀珊瑚簾琥珀棟君王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論火經頃之見一人被紫執圭毅曰昨至涇川見愛女牧羊于野為夫壻所薄風鬟雨鬢所不忍視遂託書于毅因取書進之君覽畢哀咤良久令左右達書宮中宮中皆慟哭君驚曰無使有聲恐為錢塘所知毅曰何人也曰愛弟也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有赤龍長萬餘尺電口血舌朱鱗火

鬣霰雪雨雹瞬息並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恐蹶仆地久之乃定俄而祥風慶雲幢節玲瓏紅粧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視之即前所寄辭者若悲若喜入于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須臾見有一人貌聳神溢立于君左右指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趨拜錢塘亦拜因告君曰向者辰發靈虛巳至涇陽午戰于彼未還于此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

在曰食之矣遂宿毅于凝光殿翌日又張樂宴毅于凝碧宮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不幸見辱于匪人今則絶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為親賔毅曰始聞君跨九州懐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金鏁折玉柱赴其急難此真丈夫奈何不顧其道以威加人毅之質不足以秉王一甲之力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錢塘遂廵致謝與毅結為知心友宴罷辭别而去毅後兩娶皆亡鰥居金陵

娶盧氏貌類龍女歲餘生一子妻曰予即洞庭君女也涇上之辱君能救之此時誓心永以為報洎叔父論講之後悵望成疾父母欲嫁于濯錦小兒某閉户剪髮以明無意值君累娶繼謝獲奉閨房勿以他類遂為無心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復徙居南海狀貌不衰同歸洞庭莫知其跡

李益再娶

大歷中李益以進士擢第得應拔萃待試長安生初

娶鄭氏誓不再娶一旦鄭卒見夢自謂幽冥之間寧不感歎顧君努力善保㷀光生至墓盡哀而返既娶盧氏婚歸忽聞鄭有叱詫之聲見一美丈夫連拍盧氏又有一人抛班犀鈿花合子作同心結墜盧氏懷中生憤怒盧氏終不自明生訟而遣之媵妾之輩暫同枕席便生妬忌至于三娶率皆如初如鄭之誓也

華嶽靈姻

韋子卿舉孝廉至華陰廟飲酣游諸院至三女院

見其妹麗曰我擢第回當娶三娘子為妻其春登第
歸次渭北見二黃衣人曰大王遣迎韋郎子卿愕然
又曰華嶽金天大王也俄見車馬憧憧廊宇嚴麗見
一丈夫金章紫綬酬對既畢擇日就禮女子絕豔真
神仙也後七日神曰可歸矣妻曰我乃神女固非君
匹使君終身無嗣不可也君到宋州刺史必嫁女與
君但娶之我亦與君絕勿洩吾事事露即兩不相
益子卿至宋州刺史果與論親遂娶之神女嘗訪子

卿曰君新獲佳麗相應稱心子卿躊躇不自安女曰
戲耳已約任君婚娶豈敢反相恨耶然不可得新忘
故後刺史女抱疾二年治療罔效有道士妙解符禁
曰韋郎身有妖氣使君愛女所患自韋而得以符攝
子卿鞫之具述本末道士飛黑符追神女女曰某女
子之身深處深閨婚嫁之事父母屬配道士又飛赤
符名嶽神責曰君以嶽鎮之尊何事將女嫁與生人
仍遣使君女病神曰子卿顧娶吾女自知非人之匹

令其別娶尊師詳此一節豈有圖害之意耶拂衣而去道士告神女曰罪雖非汝然為神鬼敢通生人略示懲責乃杖三下而斥去之後踰月刺史女病卒子卿忽見神女曰囑君勿洩懼禍相及今果如言袒而示曰何負汝使至是乎子卿視之三痕隱然神女叱左右曰不與死手更待何時從者拽子卿捶扑之其夜遂卒

感異記

沈警奉使秦隴過張女郎廟酌水獻花是夕望月彈琴作鳳將雛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用明俄見二女郎至大女郎曰某適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山府君少子同覲大姨良久多懷乃具酒肴歌詠極歡警與小女郎就寢小婢麗質前致詞曰姮娥妬人不肯留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將曉嗚咽而別

離魂記

張鎰家于衡陽郡女倩娘端麗絕倫鎰外甥王宙美容範鎰嘗戲曰後當以小女妻君會鎰有賔僚之選者欲求適之女聞而鬱抑宙亦恚悵憤赴上國登舟數里夜半岸上有一人冉冉而來乃倩娘也宙喜甚其夜遁去倍道入蜀居數年生兩子倩思其父曰吾昔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今若何宙曰無慮遂命舟楫俱歸衡陽至州郭宙獨詣鎰拜謝女負恩義

而奔鎰愕然曰何女也宙曰倩娘也鎰曰病在閨中數年宙曰見在舟中鎰使驗之見倩娘在舟中疾走報鎰家人以狀告室中女女喜而起笑而不言倩娘下車家中女出迎翕然二形合為一體鎰曰自宙行女不言常如醉狀信知神魂去耳女曰實不知身在家初見宙抱恨而去其以睡中倉皇走及宙船亦不知去者為身耶住者為身耶

傳奇

張君寓蒲之普救寺崔氏孀婦亦止茲寺婦鄭女也張出於鄭推其親乃異派之從母先是渾太師薨軍徒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張與將之黨善使吏護之不及於難姨因設饌以命張令幼女出拜曰爾兄活爾女垂鬟淺黛光豔動人張惑之崔婢曰紅娘私致其情紅娘曰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婢曰崔喜屬文君試為喻情詩以亂之張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

娘將彩牋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户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来崔之東園杏花一樹懸望之夕張因其樹而踰垣至西廊則户果半開張謂諧之必矣至則儼容大數張曰兄之活我家厚矣以是慈母以弱子幼女為託柰何因不仁之婢致淫汚之詞以亂易亂其去幾何顧以死自持無及于亂張君自慚而出數夕忽紅娘斂衾攜枕曰至矣睡何為哉並枕同衾而去初

崔氏至斜月晶熒飄飄然疑神仙不從人間來也後張生之長安數月復游於寺崔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求之則不復鼓矣生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必也君亂之君終之亦君之惠也明年張文戰不勝遂止于京有所贈以度其意崔答曰恭覽來問俯屬過深花勝口脂靚物增懷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

無投梭之拒既見君子不能以禮定情松栢留心致
有自獻之羞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為醜
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玉環
一枚寄充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
始不絕絲絲一絇丈竹茶碾因物達誠永以為好張
發書所善楊巨源賦崔張詩云清潤潘郎玉不如
中庭蕙草雪消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
一紙書時元微之亦續會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

簾櫳螢光度碧空遥天初縹緲低樹漸葱朧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文光履花明態隱籠玉釵行綵鳳羅帔掩丹虹目照瑶華浦眉持璇碧宫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回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叢鴛鴦交頸宿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脣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

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點髮亂
綠葱葱方喜千金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繾
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遇
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清鏡殘燈遶暗蟲華光猶
冉冉旭日漸曈曈警策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
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幕幕臨塘草飄飄思渚蓬
素弦鳴怨鶴逝漢望驚鴻海闊誠難度天高不
易沖行雲無處所簫史在樓中後張君固志忍

念絶不萌心歲餘崔已委身于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地因其夫求以外兄見崔崔終不出但賦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牀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却羞郎又賦一章絶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予執友李公垂為鶯鶯歌以傳之崔小名鶯鶯

相如挑琴

司馬相如游臨卭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相如鼓琴

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通兮無所將何悟今夕登斯堂有艷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獨我傷何緣交頸為鴛鴦

南柯太守傳

淳于棼家廣陵宅南有古槐生豪飲其下因醉致疾二友扶生歸臥東廡夢二紫衣使者曰槐安國王奉邀生隨二使上車指古槐入一穴中大城朱門題曰大槐安國有一騎傳呼曰駙馬遠降引生升廣殿見

一人衣素練服簪珠華冠令生拜王曰前奉至尊命
許令女瑶芳奉事君子有仙姬數十奏樂執燭引導
金翠步障玲瓏不斷至一門號修儀宫一女號金枝
公主儼若神仙交歡成禮情義日洽王曰吾南柯郡
政事不理屈卿為守勅有司出金玉錦繍僕妾車馬
施彩廣衢餞公主行夫人戒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
為婦之道貴在柔順爾善事之生累日達郡有官吏
僧道音樂来迓下車省風俗察疾苦郡中大理凡二

十載百姓立生祠王賜爵錫地位居台輔生五男二女榮盛莫比公主遇疾而殂生請護喪赴國王與夫人素服慟哭于郊備儀仗羽葆鼓吹葬公主于盤龍岡生以貴戚威福日盛有人上表云玄象譴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事在蕭牆時議以生僭侈之應王因命生曰卿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為念復命二使者送出一穴遂寤見家僮擁生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隱西垣餘照東牖

因與二客尋訪見下穴洞然照朗可容一榻上有土
環為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二大蟻素翼朱冠
乃槐安國王又窮一穴直上南枝羣蟻聚處其中即
南柯郡也又一穴盤屈若龍蛇狀有小墳高尺餘即
盤龍岡也生追想感歎悉遣埋藏是夕風雨暴發旦
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之所云國有大恐都邑遷
徙此其驗也

三女星精

姚御史三子資性頑駑命講學于條山忽見一婦人稱夫人攜三女配之玉顏紺髮態度非常夫人曰但當不泄於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曰某等愚蒙扞格難成何以致貴夫人勑地上主者名孔宣父須臾冠劒而至宣父拜起甚恭夫人微勞問之曰吾三壻新學君傳導之宣父指六籍篇目示之了然開悟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兵符玉童秘訣一日歸其父訝其神氣秀發占對閑雅疑為鬼魅所憑

鞭掠詰問具道本末一生云吾見織女婺女須女星俱無光是三女星精降在人間將福三子今泄天機免禍幸矣姚遂遣三子歸山三女邈如不相識夫人曰子不用吾言既泄天機當與子訣因以湯飲三子昏頑如故

謝小娥傳

謝小娥嫁段居正其父與夫同舟貿易江湖為盜所殺掠其金帛小娥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

淨悟之室夢父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觧廣求智者觧之元和八年李公佐謂曰車去上下各一畫申字也又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蘭字也禾中走是穿田過亦申字夫上加一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小娥乃更為男子服傭保江湖間歳餘至潯陽有名雇月傭者小娥應名主乃申蘭後有申春來蘭家娥在蘭家二年竟不知其

為女也蘭與春每出經月多獲財帛而歸他日會羣盜夜宴沈醉娥抽刀斫蘭首呼號隣人并擒春妆貸千萬娥復讐畢誓心不嫁剪髮披褐師事牛頭泥槃律師竟以小娥為法號不忘本也幽恠録所載小異故兩存之

冥音録

開成中李侃外婦崔氏女夢其亡姨泣曰我在陰司籍屬教坊直穆宗皇帝宫女因抱箏就坐閉目彈

之隨指有得一日獲十曲曲有迎君樂槲林歎賞金歌廣陵散行路難上江虹晉城仙絲竹歌紅窓影十曲畢謂女曰此皆宫中新編曲穆宗名修文舍人元稹撰宴酣令宫人遞歌之帝親執玉如意擊節以和也唐氏諸帝宫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宫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為女私許我歸成汝之願

碧玉槲葉

李章武與王氏婦私通既死李經所主見王來同寢

将曉取一物紺碧似玉而冷狀如小葉贈之曰西嶽玉京夫人所遺非人間所有乃鞢鞨寶出崑崙玄圃中刻作槲葉

周秦行記

牛僧孺貞元間落第至伊闕南道至一大宅入十餘門大殿珠簾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来僧孺曰臣家宛下将歸失道託命乞宿后名上殿勞曰行役無苦乎良久二女出后

曰此高祖戚夫人與元帝王嬙坐定后使中貴人迎楊家潘家来忽二女從雲中下后曰此唐朝太真妃齊帝潘淑妃少焉食至具酒其器寳玉后謂太真曰何久不相看對曰三郎數幸華清扈從不暇又謂潘曰子亦不来何也妃匿笑不對后問今天子誰僧孺曰代宗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太奇后作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地烟草幾經秋又春王嬙曰雪裏穹廬

不見春漢衣雖舊淚長新如今猶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裝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强太真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玉牀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無復試霓裳潘妃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拖金縷衣僧孺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美人吹笛曰石家

綠珠也后曰今夕誰伴牛秀才戚夫人曰如意長成固不可潘妃曰東昏侯以玉兒身死國除不宜負他綠珠辭以石衛尉性嚴不可及亂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固不可乃謂昭君曰始嫁呼韓單于復為株纍單于婦固宜且若寒地胡鬼何能為昭君羞恨不答俄送僧孺入昭君院將旦侍人告起行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西道天始明矣問其人云去此十餘里有薄后廟

湘中怨

垂拱中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渡洛橋下有哭聲甚哀見少女蒙袂曰孤養于兄嫂嫂常見凌今欲赴水生曰能隨歸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俱號曰汜人能誦楚詞為怨歌撰風光詞生居貧汜人出輕繒胡人酬之千金生將進長安是夕曰妾湘中蛟室之妹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為訣而去後十數年生之兄為嶽州刺史會上巳日登岳陽樓有畫艫

浮漾而來彈弦鼓吹皆神仙蛾眉帔服煙霞中一人起舞含羞怨望形類汜人須臾風濤崩怒遂迷所往

任氏傳

任氏女妖也有韋崟使君從父妹壻曰鄭六偕行於長安陌中見白衣婦人容色姝麗鄭戲曰美豔若此途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相假不徒行何為相視大笑隨至樂游園室宇甚麗酣飲歡寢晨興乃約後期而去問里人曰自北之東誰氏之宅曰舊隤墉棄

地也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嘗三見矣後復遇之謂鄭曰人間如某者非一公自不識耳凡某之徒為人忌者為其傷人某則不然公未見惡顧奉巾櫛意有小忿自當屏退不待逐也乃稅小宅與居岺見之發狂擁而凌之捍禦數四長歎曰嗟乎鄭六之可哀也有六尺之軀不能庇一婦人岺遽置之自是日與之游私相狎暱唯不及亂而已後歲餘鄭子調官金城邀與俱往任氏曰有巫者言某今歲不利西行鄭固

請之不得已遂行乗馬居鄭前鄭策驢于後時西州
圍人獵于洛川適值于道蒼犬騰出任氏欻墜地復
本形而尚馳為犬所獲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襪猶懸
于鐙間若蟬蛻然鄭賻以瘞之大慟而歸

類説卷二十八